

拨开工伤认定迷雾

检察官讲述办案故事

讲述:沧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检察官马莹莹、检察官助理李婷婷
整理:河北法治报记者 任俊颖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48小时,是生命的临界点,还是权益的终点线?是冰冷的条例规定,还是温暖的司法关怀?我们透过这场工伤认定迷局,为死者家属撑起了一片法治晴空。

2021年5月的一天,胡某在某物业公司值班时突发脑梗,被火速送医救治,但经过转院、手术后,他还是永远离开了。噩耗如同晴空霹雳砸向妻子张某。送别丈夫后,张某于同年11月向沧州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人社局

认为胡某的死亡符合视同工伤的法定情形,于2022年1月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

可物业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工伤认定,被一审法院驳回,物业公司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胡某存在放弃治疗、出院后死于家中这一介入因素,如果不出院,可能病发后48小时内不会死亡,而这一点人社局没能证明,于是判决撤销工伤认定。张某申请再审也被法院驳回。结果的急剧反转,让张某跌入绝望的谷底。抱着对司法公正最后一线希望,她于2024年11月向我院递交了监督申请书。

初查申请材料,我们敏锐地抓取到二审判决中“介入因素”这一关键词。为了破解这场工伤认定迷局,我们制定了“四步走”方案。首先,锁定争议焦点。案件的争议关键不应为“是否出院”,而应当是“胡某在院治疗时是否还

有生还可能”。然后,厘清救治过程。胡某的主治医生证实,事发时胡某的脑组织坏死较多,抢救后始终处于濒死状态,即使手术也改变不了死亡结果,这才告知家属可办理出院。下一步,排除合理怀疑。走访张某时,她哭着说:“医生说救不回来了,我们想让他回家,走得体面一点。”这说明胡某出院回家不是家属放弃治疗,而是在没有生还可能的前提下,遵从风俗习惯作出的无奈之举。最后,还原事发轨迹。我们调取物业公司胡某出勤记录,查看视频录像,多角度、多环节还原事发完整轨迹。

这样,经过认真分析研判,我们得出结论:胡某死亡符合视同工伤的法定情形,二审判决对于“家属放弃治疗、出院后死于家中这一介入因素”的论断不能成立。

2024年12月,我院依法向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后启动再审程序。我们考虑到本案久争不结的根

本原因是物业公司没有为胡某缴纳工伤保险,需要自己承担所有赔付费用。经过与再审法官研判,我们决定穿透工伤认定,尝试对工伤赔偿“一揽子”解决。

检察官一面向物业公司释法说理,讲条例、讲义务、讲责任,争取赔偿;一面安抚张某情绪,降低心理预期。就这样,这边把诉求与法理传过去,那边把赔偿的数额报过来——一来一往间,僵局渐渐松动,温情悄然流淌。最终物业公司当庭向张某一次性支付工伤赔偿费用45万元,双方和解。

后来,张某再次走进检察院,手捧锦旗,眼中含泪道:“谢谢检察院,谢谢检察官,谢谢你们帮我讨回公道!”

接过张某的锦旗,看着她眼中的泪水,我们更加坚定了司法为民的初心。我们愿做百姓困境中的那一缕微光,用一次次倾听、一声声劝解,传递司法温度,化解群众心结,让公平正义真正落到百姓心头。

从“花钱消灾”到安心经营

刘夏冰 李青燕

“又来电话了,还是那伙人,说要是再不交钱,就把咱们企业扬尘污染的照片发到网上,还要举报到生态环境部门。”2024年的一天,蔚县某企业负责人王师傅握着手机,眉头拧成了疙瘩,声音里满是无奈和焦虑。

挂掉电话,他狠狠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沓钱,这已经是半年来第三次“花钱消灾”了。老婆劝他报警,王师傅直摇头:“报警?今儿抓一个,明儿就能来俩。咱们是开门做生意的,折腾不起。”

转机来得很突然。那天,煤场来了几个生面孔,是蔚县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模样干练。打头儿的检察官出示证件并说明了来意,没急着问案子,倒先围着企业场地仔细转了一圈,弯腰看了看堆放材料的苫盖,又蹲下来瞧了瞧排水沟。

“王总,我看您这儿拾掇得比不少大厂子都规整。”检察官走回来,语气平常得像拉家常。

就这么一句话,王师傅心里一酸,眼圈儿差点红了。大半年了,头一回有人不是来挑刺、来找茬,而是看见了他为“守规矩”付出的心思。

但很快,王师傅就发现,这位检察官和她的同事,不只是来“看看”的。他们安静地听、详细地记,问的话都戳在点上。那伙人找茬的细节,王师傅记得清清楚楚:对方怎么寻着的由头,话里话外怎么步步紧逼,给了钱后那短暂的“消停”……

“再跟您核对几个时间点。”检察官翻着本子,语气平和,“去年9月那回,您说是在厂门口见的面对吧?当时除了跟您谈话那人,远处车里是不是还坐着个人?”

王师傅一怔,眯起眼用力回想:“好像是有这么个人,一直没下车,当时自己心慌意乱,根本没顾上细看。”

“而且,他们第一次开价后,听说您周转困难,是不是立刻主动降了价,还说看您是个实在人?”检察官接着问。

王师傅连忙点头,心里诧异起来。检察官像是看出他的疑惑,“您别多心,我们走访了不少有类似遭遇的企业,很多话术,很多场面,在不同时间、地点,都碰上了。这,不是巧合。”

检察官没再多说,可王师傅背脊忽然有点发凉。他想起之前,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伙人每次要价都“恰到好处”,说

话办事总有种奇怪的“章法”,不像普通混儿瞎闹。

原来,这些零碎的、令人憋屈的遭遇,背后真有一张摸不着的恶势力犯罪团伙网,而王师傅和其他企业负责人,都是网上一个个被粘住的“猎物”。通过提前介入引导,承办检察官对海量散乱证据抽丝剥茧,全面厘清案件事实脉络,真相逐渐清晰。

在蔚县检察院的有力指控下,这个长期假借环保举报敲诈中小企业的恶势力犯罪团伙终于受到法律的制裁,被彻底铲除。

消息传来时,王师傅正在场地里盯着装车。手机铃声响起,是一位相熟的企业负责人,声音激动得发颤:“判了判了!我们的日子终于能好起来了!”

王师傅“嗯”了一声,挂了电话。他原以为心里那块大石头能“哐当”一下落地,但反而有种更说不清的滋味泛上来——是松了点儿劲,但还有一丝赶不走的担心:网是破了,撒网的人也受到了制裁,可这塘水,今后能彻底清了吗?

直到又过了一段时间,生态环境局的人上门了。只是这次不是又接到了举报,而是“送法上门”。他们没急着四处查看,反而先递过来一份文件。“王总,这是我们收到检察院的检察建议后新制定的规则,往后咱讲‘首违不罚、轻违不罚’,但前提是您得让我们知道毛病在哪儿,咱一块儿整改好,可别再让那些动歪心思的人钻了空子。”

王师傅送他们出门,站在门口,想起那位检察官最后一次回访。那时案子结了,她像是顺路来看看,临走前说了句:“王总,案子判了,但我们的建议才刚发出。真正的变化,可能需要点儿时间,但应该会来。”

如今,这变化似乎就在他面前,在这份文件和一句实在的承诺中。风里带着泥土解冻的气息,他深吸了一口,那盘踞心底许久的、关于“这塘水能否真清”的忧虑,似乎也随着这阵风,悄无声息地散开了。

近日,该检察建议被省检察院评为2025年度全省优秀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海棠伴月

高昕祺 摄

作者单位:承德市双滦区人民检察院

